

# 萧邦，你好

林太乙

XIAOBANGNIHAO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XIAOBANGNIHAO



萧邦，

你好

林太乙



中国音乐出版社

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萧邦,你好/[美]林太乙著.

-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2001

ISBN 7-5006-4252-0

I. 萧… II. 林… III. 中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  
字(2001)第 15913 号

北京市版权局合同登记章

图字 01-2001-0853 号

本书由林太乙先生安排由本社  
与台北九歌出版社同时出版  
中文版

作 者 林太乙

责任编辑 潘 平

装帧设计 刘 静

插 图 钱明钧

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址 北京市东四 12 条 21 号

邮政编码 100708

电话 64032266

E-mail: cyph@eastnet.com.cn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

版次 200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开本 880×1230 1/32

印张 5.75

字数 107 千字

插页 3

印数 1-8,000 册

定价 12.00 元

## 序 言

我从小就喜欢观察人生百态,如果有什么事情或人物使我念念不忘,或有所感触,便写下来。写小说,题材当然不是真人实事,但是可以反映真人实事。我写《萧邦,你好》是因为我注意到,社会上许多聪明贤慧的女子都不容易找到好丈夫,这是一种社会问题。在这部小说里我描写女性的心理和生理需要,相信会引起许多读者的共鸣。

你  
好

小说里的人物是虚构的,但所描写的爱、贪、欲、妄是处处可见到的。这部小说的女主角是聪明、纯朴、天真的郑雅琴。她三十出头了,极想结婚,却没有对象,晚上经常戴耳机听萧邦的音乐以消磨时间。当她遇到研发电脑程式有成、雄心勃勃的企业家黄大为时,两人发生火热的爱情。他们从台湾到法国游玩,各处的美丽景观和浪漫气氛加深了彼此的认识和爱情。两人打算结婚时,大为带雅琴到美国矽谷见他母亲。麻烦开始了。大为的父亲曾是赫赫有名的外交官、黄夫人绰约多姿,骄傲势利。雅琴家世寒微,但明慧多识。两人见面时互不相容。大为的生意亮出红灯时,他不得





不做出最艰难的决定。故事结构紧密，希望能吸引读者。

我十七岁时以英文写作，出版了第一部小说，后来继续出版许多著作，一九六四年任《读者文摘》中文版总编辑，当了二十三年。然后觉得够了，我想恢复写作生涯，便卸下编辑职位。编辑的工作和写作截然不同，处理文稿像奶妈抱儿子——（文章是）人家的。至今，写了五本书，包括《林语堂传》和《林家次女》，并且编纂《语堂文选》和《语堂幽默文选》，都在海峡两岸出版，销路甚佳。

《萧邦，你好》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，感到非常荣幸。希望这部小说也受到读者欢迎。

林太乙

十二月十二日于华府。

萧  
邦

你  
好

002

MP3 100



# 1

阿爸这次找来个高个子，略略驼背，大概是时需低下头来和别人交道的缘故。阿爸说，“颜先生刚从美国回来。小女雅琴。”

高个子伸出一只瘦长的手，很有礼貌。“郑小姐。”一笑，一根暴蹏的门牙在嘴巴正中央。

我点点头，与他握手。哼！不必考虑了。

妈妈端了茶和点心进来，笑嘻嘻地说，“颜先生，请喝茶，是冻顶乌龙，在美国买不到吧？巧克力蛋糕是雅琴做的，尝一块！”

我瞟妈一眼，最讨厌她这样推销我。蛋糕是她做的。

颜先生拿了一块，尝了一口说，“味道好极了，”又对我笑笑。我板着脸，没有表情。

阿爸说，“颜先生到美国深造，他得了硕士学位刚回来。”我早已知道了。他三十多岁，师大毕业，在报馆做了几年事，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新闻系，取得硕士学位回国。





“颜先生在《中央日报》做事吗？”我问。中央日“暴”，刚刚好，不觉傻笑。

“不是的，在考虑几家报馆。”

爸妈对我虎视眈眈。“你在笑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，”我勉强抑制自己。抓起一份报纸，可巧就是《中央日报》，张开来躲在后面笑得全身发抖。

“颜先生回来，报馆一定在争取你这样的人才吧？”妈妈说。

“没有，没有。”

“人家刚刚回来，不急嘛，”阿爸说。“雅琴，客人来了你怎么看起报来了？”

我放下报，正色道，“我看颜先生还是在《中央日报》工作比较适当。”

“你叫我叔同吧。”他在打量我。“为什么呢？”我敢告诉他吗？敢告诉他吗？“中央日暴……”我说不下去了。

他说，“《中央日报》历史比较长久，内容比较古板。《联合报》、《中国时报》编得比较活泼，销路比较大，广告比较多。台湾经济繁荣，暴发户多，购买力强……”

我忍不住，站起来跑到厨房狂笑起来。

妈妈追进来问，“你怎么啦？发神经啦？”

不管她怎么劝，我再也不肯回到客厅。

姓颜的走了之后，阿爸大发雷霆。“你把我气死了！你总嫌给你介绍的对象个子太矮。老爸四处打听，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个高个子，人家说他人好，脾气好，学问也好。这样的人才打灯笼都找不到，你却躲到厨房去大笑。到底在笑什么？”

“我不能看他那根牙齿。”

“你是说那根暴牙?那有什么关系?”

妈妈说,“哎唷,十全十美的男人那里去找?男人长得太漂亮反而麻烦。人好最重要。”

“都三十出头了,还那么挑剔。想做姑婆是不是?”阿爸骂道。  
“也不想想,自己长得像张曼玉吗?还是林青霞?要不然是像赵薇吧?”

“起码我没有暴牙!”我为自己辩护。

阿爸抓起《中央日报》指着登在第一版的启事说,  
你看:

谨詹于本月八日下午四时为<sup>小儿国强</sup><sub>次女月球</sub>假座圆山大饭店举行结婚典礼。特此敬告亲友。

林大春 敬启  
张长可

我俩情投意合,订于本月九日赴夏威夷旅行结婚,特此敬告亲友。

沈之雄 敬启  
简美丽

“人家天天都在结婚,你呢?你呢?”

妈妈说,“阿爸,小心血压。”

“以后我不再帮你相亲了。你要做姑婆就做姑婆吧!现在的人谈什么自由恋爱才会有嫁不出去的老小姐。我父母那辈的人,婚姻都由父母做主,无论长得多丑的女孩都嫁得出去。”

003

萧  
邦

你  
好







我气得走到自己房间里，把门关上。他不可说我是老小姐。他们以后不再透过各人的网络，阿爸在大学的旧同事，妈妈的聚餐会的朋友为我介绍贼眉鼠眼的对象最好！烦死了。介绍人会向他们推荐，某某几岁，家庭是什么背景，什么大学毕业，在那里工作，月薪多少，好像在推销一件衬衫，布料成份是棉花百分之几，尼龙百分之几，真丝又是多少，都清楚标在领子后面的小签子上。我一定也同样被推销，好像婚姻是一种交易，我是一种货品。台大外文系毕业，在某某广告公司任职，家道小康，年约三十，身高1.70米。秀外慧中？温柔贤淑？顽固倔强。

他们曾漏掉的是，我是未来的国家文艺奖得主。到目前为止，我没有出版过什么东西。投过稿给报纸副刊，都如石沉大海，没有下文，但并不灰心。一个人活着，要意志坚强，要继续努力。

阿爸讲话太过分了。其实他心地是好的。他是要我好，才发这么大脾气。哼！我想结婚，还要他提醒吗？他退休之后，无所事事，脾气变得很暴躁。其实，他还没到退休年龄，但是大学总务处电脑化之后，他不肯学，或是学不来电脑，所以被迫提前退休。他在学校工作了三十年，忽然不必上班了，很不习惯。起初，他每星期还回去学校走走，但是旧同事忙碌的时候，没空与他聊天，他就渐渐不去了。注意力全集中在我的婚姻问题上。我头疼，眼睛痛，消化不良或感冒时，一切毛病对阿爸来说，“结婚就好了。”一切有生理的解释：缺乏男性的滋润。

阿爸的嗓门好大，还在客厅发脾气。我把耳机套上，听萧邦的钢琴曲，他的夜曲渐渐为我展开另一天地，纤细的乐句弥漫着同情，轻柔，听了可真令人涤尽尘俗，心里充满美和爱。

我要的是一点自己的空间，一点隐私，一方自己的天空。我听着听着，随手拿起一本徐志摩的诗集，陶醉其中。听倩丽的萧邦，读多情的志摩，犹如品香茗，尝美酒。起码这小房间是我的，书架上摆满我心爱的书籍，徐志摩，沈从文，老舍，萧红，张恨水，姜贵，还有毛姆，沃尔夫，托玛斯·曼，维拉·卡索等等。他们像我的老友，围绕着我，给我温馨，安慰。

005

萧

邦

你

好





## 2

萧  
邦

你  
好

006

三十出头了,非常可怕。在镜子面前仔细研究自己的脸。我披肩的长发是最大的本钱,可以弥补种种缺点,如瘦长的脸型,皮肤比较黑,像常晒太阳的网球选手。身高 1.70 米,这就是自动淘汰了台湾三分之二的男性。

瘦长的脸型,一累就容易显得憔悴。没有和男子发生关系的女人会渐渐变得干瘪,像没被摘下的果子,在树上凋谢。多可怕!

妹妹长得像洋娃娃,圆脸,大眼睛,念大学时男朋友很多,随她挑选。毕业后第二年就结婚,根本没有相亲的必要。和妹夫双双到澳洲去了。他在雪梨(通译悉尼)做生意。他们已经有一男一女,真好福气。很少回来。

台北是不是闹男人荒?好男子已经被抢走了。比较有前途的都出国深造,在那里成家立业。

上班去吧。我服务的广告公司属于一家国际性的公司,老板

是洋人。许多外国产品,如名牌手表,化妆品,汽车,时装,美酒,珠宝在台湾登的广告都由我们公司设计。大多数的广告是总公司发来的英文稿,要翻译成中文,并且要本地化。这就是本人的工作。例如:“清除牙菌斑,没有两把刷子不行!美丽牌双头电动牙刷是保健贝齿的完美组合,让你轻松做好口腔保健,随时展现一口皓齿!”

又如瑞士银行推销他们的服务广告,左边是威廉泰尔的雕刻像——威廉泰尔:瑞士人,以精确神射著名。右边是关公的雕刻像——关云长:中国千万商家之守护神。大标题是“在瑞士出类拔萃,在台湾不同凡响”。

本人驱使文字的才华颇为上司欣赏。他们认为我是颇有创意的广告写作者。别笑。广告业是一门学问。公司驻台总经理,大胖子老美麦修斯曾经推荐我去美国总公司受训二星期,学习如何根据市场分析,消费者调查,广告测试后的科学数据,写有推销力量的广告。反正他们说我好就行,给我高薪,奖金。纯文学写作是填不饱肚子的,我这样安慰自己。

公司里除了大胖子,还有副理李坚(奸),会计部主任赵宝珠,他们三人的办公室靠窗子。我们平民坐在大办公厅里,共四五十人。

中午,大家出去了,留下吴美琦和我。美琦是本公司的明星。她是个 AE 即 Account Executive,任务是拉客户,帮他们找广告媒体对象。那又是门大学问,要看产品公司的广告预算大小,以什么姿态出现市场,如何与类似产品竞争等等。这是很吃力的工作,她经常在外面跑,在五星饭店进进出出,和来台推销产品的洋人打





交道。美琦在夏威夷生长，英文讲得像母语，四十几岁，离婚。洋人讲荤的笑话，她知道如何招架，他们毛手毛脚，她知道如何阻挡而不得罪人。

美琦今天打扮的是农村姑娘，复古装。一条辫子直垂背后，松松的蓝布小印花衫裤，平底黑布鞋。早上上班时还带着一把黄色油布伞。脸上脂粉抹得太浓。四十多了，农村姑娘一个，她不是。

她因为怕胖，中午只饮一罐豆浆。我因为怕瘦，吃卤肉饭便当。

“你今天看来有点累。家里没事吧？”

“没事。”

“是不是那个来了？”

“不是。”美琦最爱管闲事。

“有眼袋，回家之后切两片黄瓜敷在眼上，十分钟，很有效。”她已经吸完豆浆，“你别吃那么油腻的东西了，对皮肤不好。我们到女厕去打扮打扮。”

在这玻璃帷幕大厦里，我们公司的女厕所很有水准，宽大，干净，有化妆台。现在只有我们两人。在残酷的霓虹灯下，镜子里的美琦显得更加苍老。她从小皮包里取出一大堆化妆品，是客户送给她的样品。她开始修补化妆，用蓝色的眼膏抹在眼皮上，再涂睫毛膏，越涂越不像样。

“雅琴，我来替你美容一下！”她把我按在凳子上。“闭起眼来。”她把一种“保湿洗颜霜”涂在我脸上，抹去我原来敷的脂粉，再用两块湿棉花盖在我眼睛上，然后仔细为我涂上粉底，扑粉，涂胭脂，涂口红。

她说，“像我们这种年龄，不打扮打扮是不行了。”

见鬼！我才三十出头。她别把我和她扯在一起！

“我把你头发梳成个法国式的髻试试看。像你这样的脸型，披长发显得脸更加长。”

谢谢你了，美琦。感激不尽。

“噢！”她忽然大叫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一根白头发！”

“不会的！”

“我把它拔掉！”

“噢！”

“你看！”她把一根白发卷在手指上给我看。我惊慌得全没主意了。

“还有吗？”

美琦的手指乱翻我的头发。过一下，她好像失望地说：“没有了。就那么一根。”

我翻过头向镜子一望。糟糕！美琦把我化妆得像杨丽花！

我等美琦出去兜生意，就回厕所把脸上所有化妆品洗掉，光着脸回到我的办公台，感到非常沮丧。第一根白头发，怎么办？看不清楚电脑上显示的字。电脑很伤眼睛。也许应该去看眼科医生。

009

萧

邦

你

好





# 3

下班。不想回家。驶小裕隆去看娇娇。她离婚以后很少出门。

娇娇开门，手里抱着个一岁多，哭哭啼啼的女孩，身边跟着个三四岁的男孩。娇娇赤着脚，一件便衣，一头乱发。狭小的公寓里尿味很重。满地玩具，到处是奶瓶和纸尿布。

“雅琴！好久不见！进来，进来！”她翻头给男孩掴个耳光。“叫你不要打妹妹你不听话！再打，我叫警察来抓你！”

男孩呜呜哭起来，没趣地自己玩小汽车去了。

“你看我搞成这个样子！我问你，男人有什么用？没有一个靠得住！追求你的时候会请你吃饭看电影，送你巧克力糖。其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。结婚了，他夜夜都要，直到怀孕第七个月，我下面流血，医生说必须停止，他才肯停。没想到他白天看起来斯斯文文，在老板面前唯唯诺诺。回家竟是个野兽，有时脸也不洗一把就来了。我的天哪！我生妹妹难产呀，医生说，四五个月不能性交。他

竟然在我背后和老板的女儿搞。被那妖精捉去了。双双飞美国。他变成银行在旧金山分行的副总经理。”

“离婚条件公道吗？”

“有赡养费，可是谁帮我擦屁股抹鼻涕呀？我这辈子完了，我还有什么前途？念大学的时候，我们期望多高，这个想参加教育工作，那个想办杂志，还有想做舞蹈家的，钢琴家的……一结婚什么都完了。还是你不结婚好。有职业，穿得漂漂亮亮上班，下班回家妈妈已经把晚饭烧好了。吃完爱看电视就看电视，爱看书就看书，没有人干扰。我真羡慕。记得你喜欢写作。我近来连报纸都没有空看，外面什么事情都不知道。你大概发表了许多东西罢？说来我听。”

“没有，没有发表任何东西。”

“客气！你在那里工作？”

“仍然老地方，老工作，写广告。”

“那也是写作嘛！收入好吗？”

“还好。”

她要给妹妹喂奶了。我告辞出来，心里很乱。男人有什么用？没有一个靠得住。

我何尝不知道？八年前收到的那封从美国来的信说，“我爱的雅琴，我欠你一封长信……”三页写得密密麻麻的小字，最后一段是“我结婚了……”第一次念到那里时，没有再念下去。

女同学劝我说，时间可以医治创伤。她们说，振作起来，头脑清醒过来，像那样的男子有什么可留恋的？她们说，你看我这个过来人，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？







是大学毕业那年的事。姓齐的比我高三班。女同学们的话不错。我的创伤被时间医治了。我振作起来了。我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

我扭开小裕隆里的无线电，播出迪士耐（通译迪斯尼）《白雪公主》里的歌。公主唱：“*Someday my prince will come, someday he'll find me……*”

好久没有听见这首歌了。已经好久不相信神话了。回家，妈妈又在放《梁山伯和祝英台》的录影带。“雅琴，回来啦？吃了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我回来迟了，爸妈不会等我吃晚饭。我们公司拉客户，争取到向客户提出广告计划的机会时，常需要开夜车做准备，有时很晚才回家。

“电锅里有菜饭，拿来这边吃，陪我看戏。凌波真水。”

“不了，妈。”我盛了碗菜饭，走到自己的房间。与萧邦先生有约。

萧  
邦

你  
好